

曾經住過的房子

每次到海邊，我總喜歡撿些石頭和貝殼；到山裡，則喜歡撿些落葉帶回家。有時翻書，看到夾在書裡的葉子，就會想起好久以前那次旅遊的情景。像每次翻到夾在聖經裡的銀杏葉子時，我總會想起多年前的秋天，與媽媽家族同行的日本之旅：大家一起在倉敷老城的街道散步，在山陰的玉造溫泉泡澡；晚餐時，媽媽的八個兄弟姐妹手拉著手圍成一圈，在榻榻米上快樂地唱歌；還有在大阪機場的離情依依，我猶記得當時握著大舅粗曠有力的手，望著他真摯的眼神，對他說明年夏天西雅圖見的景況！沒想到，那次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握手道別，想來真是感傷。也因此，我特別珍惜那次撿回來的銀杏葉子。這些葉子背後，隱藏著我與親人在一起時的歡樂記憶。

我在辦公室的桌上，也擺了一些從工地撿回來的木頭。有時候，我會把它們拿在手裡把玩一番，撫摸它們的紋理；有時候，我會把它們拿到鼻子旁，聞聞它們的香味是否還在。看著那些木頭的年輪和紋理，會勾起我對森林的回憶——想起春、夏、秋、冬；想起下雨、起霧、颶風；想起大自然的奇妙。

面對木材，就是面對一種生命。木材是有機的、多變的、不均質的，它們有表情，也有個性。沒有兩塊木頭長得一模一樣。每塊木頭都記錄著它們成長的環境、氣候，也像其他所有的生命一樣，有枯有榮，有生有死。這也是為何我在設計木構造時，會比設計其他構造時，較容易投入更多的感情。即使木構造建築所需思考的細部設計，比一般鋼筋混凝土（RC）建築更為繁複耗時；木材的種類、等級和特性，也比鋼骨結構更為複雜多變，但感情這東西，是難以論斤秤兩的！

回想起來，我住在 RC 房子裡的時間，比住在木頭房子裡的時間還久。但就像我喜歡穿純棉的衣服，如果哪天穿了一件混紡的衣服，就一天渾身不對勁，好像我的肌膚毛孔只有在純棉的衣服下才能呼吸、才覺得舒暢。木頭房子的感覺對我而言，就像純棉的衣服。

對於曾經住過的房子，我印象較深刻的是小時候彰化溪州的木造日式宿舍。那棟房子不大，但我還記得那個玄關。每天早上二姊要上幼稚園時，她都會在玄關穿鞋。我們小孩怕黑，所以夜晚上廁所都是結伴同行，從玄關一起出去，經過側院，再到房子後邊的廁所。有一次，隔壁鄰居周伯伯車禍斷了腿，被同事抬回來，我們也是站在玄關架高的木地板上，望過圍牆，看到隔壁的周媽媽急得放聲大哭。九年前，我為溪州的第四河川局設計新辦公室時，就曾問過當地人，小時候住的那棟木造日式宿舍是否還在？按著指引，我找到四十多年前的舊居，心裡感覺真難形容。那棟房子變得好小，但玄關、院子，與我記憶中的印象相去不遠。更有趣的是，門前的空地立著一座圓柱型的水塔。那座圓柱型的水塔，原本已經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了，但卻在我後來設計的辦公室中，以圓樓梯的造型重現，比例幾乎跟從前一模一樣！這就像你認識了一個很談得來的新朋友，大家聊到過去時，竟發現原來你們小時候曾經玩在一起過。

我也曾經住過台北仁愛路巷子裡的日式房子。我對那棟房子，也一樣印象深刻。那是從我上幼稚園起到念小二為止的一段日子。房子裡有間日式大浴室，裡頭浴池可以容納好幾個人一起泡澡。媽媽會先燒好熱水，在浴池裡放些柚子皮，然後爸爸常和我們一群小孩一起泡在浴池裡聊天玩耍。柚子皮在熱水裡滲出的香味，與家人歡樂一室的氣氛混在一起。雨天時，我們會坐在木地板長廊上，看著細雨滴在積水的院子裡，形成一圈圈的漣漪。我們最喜歡幫媽媽替長廊上的木地板打蠟，我還記得打開那黃色圓鐵罐西門子地板蠟後，撲鼻而來的香味。我們用布沾上黃黃的蠟，在木地板上均勻地塗上一層，然後跪在地上，用乾淨的布，從走廊的這頭推到那頭。這樣來回推過幾次後，木地板變得又光又滑。接著，我們就穿上襪子，從木地板長廊的這頭滑到那頭，假裝在溜冰。

日式房子的隔間門是木框紙門，常被我們這群精力旺盛的小孩弄破。還記得媽媽常用漿糊和紙，糊補門上的破洞。那個年代，漿糊不是用買的，而是媽媽自己用小鍋子將飯粒加水，煮成一鍋漿糊。我們都會幫忙糊紙門，也會趁機撈些鍋裡浮在漿糊上的米紙來吃。站在房間的矮櫃上，透過木格窗，我們可以看到外面馬路上騎著腳踏車賣山東饅頭、或是推著推車賣臭豆腐的小販，用濃濃的鄉音大聲叫賣。我們這些小毛頭在房子裡面，也會拉開嗓子學他們的叫賣聲，常常換來一陣臭罵！小時候真的無法體會那些離鄉背井、流落他鄉的人們心中的酸楚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直覺汗顏不已。

小學三年級搬到台中以後，我們就一直住在由混凝土蓋成的房子裡。不過沒課時，我們常去四嬸婆家玩。那是在森林路上的一棟好大的日式宿舍，裡頭有好幾間房間，都是用拉門當隔間，房間的外圍則由長廊環繞住。玄關的長廊可以連接到餐廳、廚房，繞到浴室、廁所，再繞到後院的長廊，並且穿過主臥室和客廳，再繞回玄關。房間的地板都是用榻榻米鋪成，走廊及客廳則是木地板，我們最喜歡在那裡玩捉迷藏，那道可開可關的隔間門，總是讓空間充滿變化和驚喜。後來，我在宮崎駿的動畫片《龍貓》中，看到小米剛搬新居，跟姊姊在房子裡探險，從木隔間門的這頭看到那頭的空間，那一幕對我而言，暨熟悉又親切。在長廊上奔跑追逐，是很緊張刺激的事情，因為木造的房子跑起來，地板會震動，隔間門也會跟著喀喀作響。後來看到黑澤明的《亂》，其中有一幕，人在城堡裡從木梯跑下來，發出震天作響的腳步聲，那聲音聽了教人全身神經緊繃。那種緊張的氣氛，就讓我回憶起小時候在日式房子的長廊上奔跑追逐的情景。